

我的 × 乌托邦

一个“轧钢厂囚徒”的
自我解放

鬼金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我的 乌托邦

鬼金作品

李志

尹丽

老北风

李马

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乌托邦 / 鬼金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594-0177-9

I. ①我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6794 号

书 名 我的乌托邦

著 者 鬼 金

责任编辑 李 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177-9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祥的形象的话，那么，我要选择的就 是：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的跳跃，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，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的活力——喧嚣、攻击、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——都属于死亡的王国，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的破旧的汽车坟场。

——（意）卡尔维诺

佛曰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”

黑夜的颜色像黑夜本身一样深不可测。深。不。可。测。我一个人坐在楼群公园的石椅上。公园里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浸在黑暗中，感觉黑暗在流淌，从我的肌肤漫漫到我的骨头里。在我不远处的一个长椅上，有一个人在不断地咳嗽。咳。咳。咳。他的咳嗽像有一个人在黑暗深处拉着风箱，呼呼地，一个劲地捣着气，像摩托车的排气管道。那气体在他的器官里被不停地送进送出，又被什么阻隔。他几乎要咳出他的肺了。他的肺。在他咳嗽的间隙里，他好像还在不断地诅咒着一个什么人。他语言恶毒，每一句话都可以把人杀死，像刀子一样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他的诅咒充满了仇恨。蛇毒一样。我想如果那个人在他的面前，他一定可以把那个人的骨头都一点点地碾碎，然后，吞吃到自己肚子里去的。

我看不见那个人的面孔。

模模糊糊地我只在黑暗中感知着那个人的存在。

这时，从楼群里窜出一群人。不断地有人喊着：

“抓住他……抓住他……他是一个贼，他是一个小偷……”

几个男人的喊声在楼群中间回荡着。

听他们的喊声，我判断他们可能是警察。

那个人又咳嗽个不停。咳。咳。咳。

他的喉咙里像堵了一口痰似的，喘不过气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贴着地面传过来。

我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在气喘吁吁地跑着。那是一个男人。因为一个身穿奇异服装的人打开了他手里的手电筒，那个逃跑的男人被束缚在强烈的光线之中。

他们不是警察。

不是。

他们是什么人？

我从来没有看见过，也无法猜测他们是哪个地方的人。

那个男人的头有些秃顶。秃顶男人从我的身边跑过，他突然回过头来，奔向我。把一包东西放在我的怀里。我吓了一跳，我几乎要大叫起来。

他做了个手势暗示我说：“别说话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是被冤枉的。可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信了那个伪君子的话，一定要抓到我。这个东西你替我保存吧。如果我不出现的话，我也许已经被人暗杀了。到时请你把它公布于世。谢谢。”

他说完，撒腿跑了。

那些人这时追了上来。他们用强烈的手电光照了照我的脸，像是要定住我的魂似的。我十分反感，厌恶地用手挡着手电强光。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，一阵阵刺疼。在那一刻，我想我浑身的骨骼一定暴露在他们的眼睛里。骨骼。

他们厉声地问：你为什么不住他？你知道吗？他可是一个大盗。

我说：他又没有偷我的东西，再说了，我是一个胆小鬼，他要是拿出刀，一刀把我解决了我怎么办？我还不那么早死，我还没活够呢？

一个人用他手里的手电筒对着我的头部就是一下，我当时就昏了过去。

在我昏倒的时候我又听见那个人在一个劲地咳嗽着。他好像不在我身边，而是在半空中，在宇宙中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。

我看见很多的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。

根据他的距离我可以判断他就是昨天晚上咳嗽的那个人。我摸了摸我的怀里，那个东西还在，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。我放心了。我想打开那包东西看一看，好奇心驱使着我，但，我没有打开。我想如果那个人真是一个江洋大盗的话，他的东西一定是十分珍贵的东西。也许会有人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的手里，来追杀我。

我感到一阵恐惧，身子猛地缩紧。

我犹豫不决。我想把它扔了。可是又一想，如果那个秃顶

男人回来呢？如果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呢？如果我保留着他的东西，那也许是为他洗清冤屈的证据……

我在那些围观的人群后面看了一会儿。

那个人已经死了。他的身体僵硬地躺在地上。

我看见了他吐出来的一小块肺叶在他的嘴边，已经变成黑红色了。我连忙用手捂住嘴巴，没让自己呕吐出来。

围观的人议论纷纷。嘈杂。

我没有长时间停留，我感到我的头还在疼。疼。颅骨几乎要裂开，里面像有一个电锯在旋转着。旋转。

我想，他们是哪的人呢？

竟然如此嚣张。

我的心里对他们也怀满了仇恨，有一种强烈的想杀死他们的想法，我觉得我是被侮辱了，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。在他们用手电强光照着我的脸的时候，在他们用手电筒把我砸晕过去的时候。

我回到了家里，回到了我的那间屋子里。屋子里混乱不堪。霉味刺鼻。其实，我一直都是自己生活的，和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和一个有钱的男人走了。屋子变得冷清许多。我的父母在一年前纷纷去世，我悲伤的心理还没有完全缓过来。那个和我同居的女人又走了，我有些承受不住。整个人要坍塌了。屋子里很乱，那个女人走得匆忙，连她最喜欢的一张相片也还挂在我的墙上。她可以说是一个迷人的女人。我的心里仍旧对她留有余念。我希望她能回来。我发现我是真的喜欢她，可

是一切都晚了。她走了。她走了。我进屋子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的照片，不禁眼泪连连。我伸出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她的照片，仿佛摸在她光滑细嫩的皮肤上。

我打开那包东西，原来是一张粉红色的电脑软盘。我把它插进我的电脑里，进行了简单的安装。我惊呆了，原来是几张色情照片在里面。那几个女人穿着烂鱼网般的肉色丝袜，赤裸着上身，凸起的乳房上闪着亮光。她们的身体和美色都可说是绝伦的。我都有些被吸引了。她们勾起了我的欲望。我的东西勃起了。可以说自从那个女人走后，我很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了。看见那么多的女人的裸体，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我疲倦地陷落在我的沙发里，我自己解决了我的欲望。我用鼠标在那几个女人身上抚摸着，我发现了奇迹。在每个女人的后面都隐藏着一段段文字。我惊呆了。我看见了下面的那部有些混乱的小说，但总体看还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小说。

我等了那个秃顶男人三年时间。他还没有回来找我。我想，他一定已经被人暗杀了或者因为其他的事情。在这三年里我与不同的几个女人同居着，她们又都离开了我。我发现我更钟情那张软盘里的那几个女人的身体。

我很矛盾，是我身体的欲望决定我公开他的小说，还是我精神的力量决定我要公开他的小说呢？

不去管它了。

下面就是这部小说的全部。

目 录

上部 人的肉体是人唯一的墓碑

第一章/003	第二章/014	第三章/022
第四章/031	第五章/038	第六章/046
第七章/057	第八章/068	第九章/078
第十章/088	第十一章/092	第十二章/100
第十三章/107	第十四章/111	

中部 生活本身并不严肃

第一章/123	第二章/131	第三章/142
第四章/153	第五章/160	第六章/180
第七章/189	第八章/195	第九章/204
第十章/208	第十一章/214	第十二章/216
第十三章/228	第十四章/236	第十五章/239

下部 偶像的偶像是邪恶

第一章/247

第二章/265

第三章/271

第四章/275

第五章/281

第六章/288

第七章/292

上部



人的肉体是人唯一的墓碑

孤独,我的母亲,请再告诉我,我的生活……

—— 作者摘记



第一章

天已经黑了，天空上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，像甲壳虫似的在闪亮着。不时，有一股股小风刮起在漆黑的街道上。小风卷起了街道上那些污浊的垃圾和灰土，在低矮的墙角打着旋涡，像魔鬼来时带着血腥味的风。一个被风卷起的红色塑料袋像给魔鬼开路的使者在前面飞舞着。天有些冷，风打着口哨，伸进漆黑夜色里的街道，把城市分割成一个个朦胧的迷宫。

一些低矮的房屋像一个患了风湿病的老人在不断呻吟着。

几个人影匆匆地走过，一个抱着肮脏棉被的人在一个避风的墙角停了下来。他对着墙角在撒着尿，尿骚味十分刺鼻，顺着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一股淫亵的气息充斥着那条街道，像一朵乌云在城市上空中徘徊。

远处一排低矮的房子里，有男人和女人鬼哭狼嚎似的唱着歌。一些粗俗的女人被男人搂着，摸着，抠着。她们陪着男人在一起鬼哭狼嚎。这排房子被人们叫做城市的“绿房子”。

前不久听说这里发生一起，一个女人被三个男人给折磨死的事件。听说那三个男人里有一个高干子弟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几天后那个高干子弟被人用刀子捅死在“绿房子”里。

我看着屋子里的灰尘，我想那是万物的灰尘。静静的屋子里也许只有灰尘是我看见岁月的积淀了。我的写作一直没有进展。我把我的手使劲按在了桌子上，我看见自己的手印呈现在桌子上，像一个生命的痕迹。透过窗户的一丝光亮那灰尘的手印被罩在细小的光柱里。我想灰尘的光亮会是我的生命或者说我的写作的光亮吗？我的眼睛眯着，疑惑地盯着灰尘细小的光柱。我把手伸进了细小的光柱里，被我的手阻隔的一面没有了光，也看不见了灰尘。可见灰尘颗粒是多么的微小，就像我们的生命在整个宇宙里一样，没有了光，你的肉眼是很难看见灰尘的。但它是存在的。我的手指在光柱里动了几下，我看见我的手在光柱里投下的阴影，我的手指仿佛可以抚摸到灰尘的温度。或者灰尘的一些内在的东西。比如：生命或我的孤独的情感。

一个人在孤独中疯狂，灵魂永远在路上。

我的妻子领着女儿回娘家去了。那天，我和妻子吵了一架，妻子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一个窝囊废。女儿从被窝里扒着被，睁着惊恐的小眼睛看着我们彼此狰狞的样子，彼此丑陋的样子。女儿像受了委屈似的，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花，泪珠在脸上闪烁。突然女儿把整个被子都蒙在了头上，在被里缩成一

团，像一只胆小的动物，瑟瑟发抖。妻子走过去用手拍着女儿，我坐在一边吸着烟，我陷入了生活的孤单和绝望之中。女儿恐惧的目光使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害怕，女儿的目光像针似的扎在我的心上，一个个发亮的血珍珠从我的心上往外渗透着，像早晨滚动在草叶上的露珠。妻子的眼睛瞪着我。我在她的眼里就像是一堆可恶的垃圾。垃圾。

妻子说，瞧你把孩子吓的。

我一声不吭地抬头看了妻子一眼，她样子很吓人，像我在动物园里看见的一只发怒的猴子。好像是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把女儿惊醒了。女儿把头伸了出来，她的小手在妻子的衣襟上抓着。

女儿哭着说，爸爸妈妈你们又吵架了吗？

我和妻子都不说话了。女儿已经四岁了，她还有抓奶的习惯，仿佛那就是她的安慰。妻子的乳房使她感到一种安全感。我想起小时候我也有这个习惯。我八岁的时候还闹着吃奶呢。那个时候我的家离学校很近，一下课我就往家跑，吵着要吃奶。我看着女儿的手慢慢伸进了妻子的怀里，我转过了身去，拿起桌子上的水喝了一口。我在想着女儿抓着妻子的两个雪白的鼓鼓的乳房。妻子的肚皮已经出现了褶皱，像一张被揉皱了牛皮纸。两个乳房也已经微微地下坠，不那么挺立。妻子老了。或者说是岁月在她或者说我们的脸上流逝着。岁月是残酷的。它就像一个你看不见的地主老财在剥削着你的青春财富。

我的眼睛望着窗外落满了雪的屋顶。我仿佛听见了那积雪压得屋顶上的瓦片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落下的雪里混合着城市的灰尘，显得是那么肮脏。屋顶上部分雪已经开始慢慢融化。一户人家的屋顶上堆着几个破竹筐，一部分被雪覆盖着，一部分裸露着。让人想到那是一个充满了阴谋的大嘴。楼下是一排低矮的平房。一户人家的烟囱都冒烟了，那是做早饭的炊烟，袅袅升起。有人不时地咳嗽着，他的咳嗽的声音像拉风箱的声音。有孩子的哭声。有冲厕所的声音。有炒菜时勺子和锅碰撞的声音。隐约还可以听见男人和女人做爱的声音，女人呻吟声，男人的喘气声，放屁的声音，打嗝的声音……

妻子说，宝贝，你饿了吗？妈给你做饭吃。

妻子的手抚摸着女儿白净的小脸。女儿的小脸上沾满了哭泣的泪渍。妻子给女儿掖了掖被子，在女儿的脸上亲吻了一口。从女儿的身边离开时，她用她的眼睛使劲地刺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发出“哼”地一声。那目光里多少有一些瞧不起的，鄙视的意思。我也白了妻子一眼。我的身体不自然地动了一下。我的心似乎受到了伤害，像有一块冰在里面冷藏着，滚动着。是的，我的身体就像一个褐色的瓶子，里面有一块冰，冰，在一只无形的手里，被晃动着，晃动着……

楼下空地上，一个捡破烂的老人蹒跚着步子，他的背上背着一个体积大他身体几倍的大袋子。他艰难地走着，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。他满脸的胡子上已经结满了冰霜。楼上不知谁